

華民請求各債權國允讓庚子賠款會宣言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

會宣言

九華
華
華
華
朕請求各債
不權

國權
國權
民請求各債

款賠權國允讓庚子

賠款會宣言

華民請求各債權國允讓庚子賠款會宣言

中華國民對於鄰邦感情。至近時乃愈富。鄰邦字華之念。亦於斯而益摯。此誠地球萬國競尙人道。扶攜進化之始期也。吾華民幸而屆此運會。宜如何惕勵祇競。以副諸鄰邦殷殷扶攜之雅誼。此爲我四萬萬華民所不容或忽者焉。雖然。庚子野行之遺跡未消。際茲多難之秋。又無財力以了清賠款。俾得早日謝去惡紀念。吾曹華民。益將何以對彼債權各國乎。言念及此。嘗竊追恨清季諸王大臣載勛載漪毓賢徐桐等。妄釀滔天大禍。貽害於齊民。而又開罪於鄰邦也。前清庚子之歲。諸王大臣好自作怪。唆成拳匪之亂。無故攻打公使館。殺戮外國民。以致鄰邦震怒。聯軍深入。京津爲之動盪。賴各鄰邦雅念華民無疚。不忍無罪授刑。又因少數爲禍首之諸王大臣懲儆計。於是訂定賠款四百五十兆兩。每歲攤償一千五百萬兩。構成和局。在鄰邦字華之意。固已厚矣。然自華民方面思之。當時反抗拳亂甚力。且有因諫爭而舍却生命者。卒因諫爭失效。釀茲奇禍。築成高大債臺。而負擔債務之仔肩。悉付齊民。按期輸將。迄未清了。是華民不啻無罪而受罰也。罰已以益鄰。義有所安。况係賠損之資。詎容自却。但推原致罰之案由。非發生於鄰邦之公意。又非華民之罪過。純屬少數諸王

大臣愚妄之結果。此則吾華民之得以表白於各債權國者也。蓋國家以人民爲主體。前清專制時代。人民幽居悶葫蘆之中。無從與政界通聲氣。政界人物。實不足以爲人民之代表。少數諸王大臣。又不足以爲政治上之代表。代表肇禍。人民無從救正。亦一無可奈何之事也。而爲國家主體之華民。至民國始得稍露其頭角。少數權貴。既肇奇禍於前。而爲主體的全體華民。出而向各鄰邦認過。禮之正也。少數權貴肇禍而嫁罪於全體華民。而全體華民出而向各債權國訴明衷曲。償清賠款。亦分之宜也。但今日中華財源困涸。艱窘萬狀。人民走險。或流而爲盜賊。其影響波及於租界。國家不得已以借款還債。仍是挖肉補瘡之圖。際此艱危之運。華民縱能出頭露面。思有以償清賠款。其如願宏而力不及何。不得已而向各債權國懇讓庚子賠款。冀輕負擔。俾資進化。又情理上之所有事也。然內外人民。於感情上雖無何種關礙。而於名義上。則各以國界爲前提。人民既以國家名義爲梗阻。故華民對於法理上。無要求鄰邦解脫債權之理由。惟對於鄰邦之道德上感情上。則勢不得不請求鄰邦之允讓庚子賠款也。計中國庚子賠款攤償期限。凡三十有六載。自辛丑以至於今。所償約抵四分之一。於鄰邦之歲入。僅如毛髮之益。而在中國觀之。則分流浩大。窮困險象。因以

成立。以致人民顛連流離。醞成亂胎。爲講求人道者所不忍觀。美先進國也。最富於人道觀念。憫華民之窮。讓棄庚子賠款。殆已數載。英之文明。實與美埒。對於庚子賠款之棄取。正在提議之間。其字華之實效。於茲顯著。其他文明諸國。對於華民之觀感。諒具同情。讓棄賠款之動機。想能由人道上如旭日朝升。燦爛而出。然而未敢必者。或由國家意見爲之梗阻也。今者吾華民處於倒懸地位。鄰邦所共知。不得已以歉仄之心腸。向各債權國而爲人道上之請求。或亦諒此情而不此拒乎。賠款之肯讓與否。聽憑乎各債權國國家道德上之處置。若果有効。華之福也。民之幸也。鄰之德也。而地球人類競求人道之紀念。亦於是乎在。同人等本此意念。不禁掬誠致敬。聯情向各債權國懇讓今後繼續的庚子賠款。敬告人羣中之道德家。求同聲之相應。冀贊助之殷勤。進行手續。當另詳之。

發起人

伍廷芳

王文典

許奏雲

周清泉

沈志英

尤森廷

王誠哉

趙鏡清

王維楫

王小宋

張樂君

黃少岩

通信處

上海戈登路

上海新開路華新布廠

上海甯波路廣肇公所

上海英租界二擺渡寶善里信源昌

浙江屠甸寺福音堂

上海蕪錫路信昌洋行

上海中華第一織染工廠

上海新開路華新布廠

遂安新橋王恆裕茶棧

上海虹口開明公司

上海南市恒大米行

上海洋行街聯發行

陳麗生

南京基督教會

李厚甫

金陵神學教員

萬桂森

蘇州慕家花園救世堂

張家榮

滁洲基督教堂

楊義震

浙江桐鄉長老會耶穌堂

范平

福建邵武府耶穌教會

吳廣植

鎮江耶穌堂

張漢棟

浙江金華耶穌堂

王益樵

壇坵耶穌教會

周到

南京基督教堂

楊恩隆

杭州天水橋耶穌堂

韋紹曾

杭州之江大學

方燮尹

上海英界廣西路寶安里內地麵粉公所

蔡廷芳

上海中華商會聯合會廣東商會代表

林福成

同上

吳信三

屠鎮耶穌堂

張敏華

同上

吳春帆

史家浜耶穌堂

董金希

濮院耶穌堂

張順義

海寧福音堂

過企周

沈蕩福音堂

沈宏祥

嘉禾基督教秀洲書院

應同書

嘉禾耶穌堂

石雲汀

義武耶穌堂

徐杏書

上海市益昌行

童韞山

上海泉漳會館信遠行

徐維綸

上海萬國改良會

陳翊周

博物院路謙順安茶葉棧

徐菊如

法界二洋涇橋太和里裕和公行

梁綸卿

上海甯波路同泰號

黃式如

上海甯波路廣永盛號

曹錫賡

上海青年會

葛慶餘

浙江硤石福音堂

陳可揚

江西路寶隆洋行

林述康

上海南市福興輪船局

鄭陶齋

上海中華商會聯合會廣東幫代表

李珮鳴

中華商會聯合會廣東商會代表

簡樞南

中華商會聯合會龍江代表

陳國權

上海中美英睦誼會

張少泉

浙江屠甸寺基督教惠中學校

石伯源

上海甯波路旅滬粵漢鐵路維持會

洪正範

上海南市福興輪船公司

姚伯棠

上海南市大東門悅來街源來行

沈欣伯

屠甸寺商會

徐春榮

上海乾記弄隆慶里瑞生和綢莊

王維垣

遂安新橋王恆裕茶棧

陳新華

硤石惠中學校

戚文斌

新陸福音堂

徐問一

桐鄉耶穌堂

趙雲樵

上海法大馬路人權印刷所

王冠伯

上海浦東王合興米行

王槐青

上海南市大東門悅來街源來行

陳輔臣

上海美租界公益坊

陳榮生

上海三馬路慕爾堂教會

張芝佩

南京金陵醫科大學

萬國同

安徽淮縣耶穌教會

蔣時叙

江陰耶穌堂

毛達孫

嘉興南長老會耶穌堂

張績甫

湖州監理會耶穌堂

楊其鋈

浙江台州府內地會耶穌堂

毛吟槎

唯亭耶穌堂

張永訓

金陵醫院牧師

李敏甫

金陵大學堂教員

龔壽卿

漢口倫敦會耶穌教堂

諸重華

蘇州長老會堂

葉運隆

浙江餘姚

朱企新

江蘇金山朶來廟

胡茂柏

江陰長老會

鄭希賢

安徽和州西埕福音堂

吳維德

餘姚耶穌堂

毛拔

嘉禾南門耶穌堂

蔡守道

寧波長老會

黃庭訓

安慶同仁醫院

李永芳

滁縣基督會堂

吳雲樵

浙江餘姚長老會耶穌堂

李思道

滁州基督教堂

張慶業

同上

黃鐸

福建邵武府南市福音堂

李英才

廣東瓊州儋縣那大福音堂

李英華

同上

沈嗣莊

江蘇洞庭西山耶穌堂

汪愛華

安徽太湖福音堂

鄧國柱

江西新城縣耶穌教堂

劉禮盛

南京顏料坊耶穌堂

陳克鉅

蕪湖美以美會

黃若金

江陰東門外耶穌堂

劉惟一

金陵神學

李漢鐸

同上

俞安樂

同上

高福履

滁縣基督教堂

衛心谷

同上

姚敏之

徐國祥

祖日新

王顯之

管支盛

蔡振邦

林仁旺

吳春和

蔡有產

曹才德

陳希聖

陳惠綏

朱元亮

江蘇盛澤耶穌堂

南京講堂街福音堂

安徽巢縣

安徽廬州長樂集

安徽廬州梁園鎮

安徽太湖福音堂

浙江餘姚教堂

安徽太平府福音堂

吳江嚴墓長老會堂

江陰西外夏港鎮耶穌堂

南京貴格會堂

寧波基督徒會

江蘇阜寧耶穌堂

王宗傑

安徽合巴耶穌堂

胡芝春

寧波府前耶穌堂

李福培

浦口鎮基督教堂

韓金奎

安徽和冊西埠福音堂

錢楚雄

浙江德清

趙蔭伯

上海廣東路永泰洋貨號

張蟾芬

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西書部

贊助人

通信處

英國 梅殿華

上海靜安寺路別克登

奧國 魯定格

上海靜安寺路一百七十一號

西教士 宓志仁

浙江桐鄉福音堂

美國 史德理

上海黃浦路二十五號

西女教士 林翰光

浙江桐鄉福音堂

英國 查克遜

上海江西路榮公司

西教士 馬維善

浙江桐鄉福音堂

美國 畢來思

南京漢西門金陵神學

美國 司徒雷登

南京神學司庫

日本 上原鐵之助

日本 大給常吉

上海虹口吳淞路舊江橋神田洋行

西女教士 明增德

浙江桐鄉福音堂

英國 司密司

上海金星保人險公司

日本 岡高吉

上海崑山路公立醫學堂

日本 神田與助

上海虹口吳淞路舊江橋神田洋行

美國 饒合理

南京美以美會牧師

本總會通信處現設上海
白克路登賢里十九號

◎人道之上之請願

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見新聞生活時事新時申大共和等報

▲擬請各債權國允讓庚子賠款

伍廷芳王文典周清泉尤森廷許奏雲諸君發起華民請求各債權國允讓庚子賠款會前日(十二)午後二時在白克路十九號洋房開第一次討論會到者華商如梁綸卿徐菊如陳翊周黃少岩等百餘人西人到者亦甚衆公推伍君爲主席先由王文典君宣言云中華國民對於鄰邦感情至近時乃愈富鄰邦愛華之念亦於斯而益摯此誠地球萬國競尙人道扶攜進化之始期也吾華民幸而屆此盛會宜如何惕勵祇競以副諸鄰邦殷殷扶攜之雅誼此爲我四萬萬華民所不容或忽者焉雖然庚子野行之遺罪未消際茲多難之秋又無財力以了清賠款俾得早日謝去惡紀念吾曹華民益將何以對彼債權各國乎言念及此嘗竊追恨清季諸王大臣載勛載漪毓賢徐桐等妄釀滔天大禍開罪於鄰邦而又貽害於齊民也前清庚子之歲諸王大臣好自作怪唆成拳匪之亂無故攻打公使館殺戮外國民以致鄰邦震怒聯軍深入京津爲之動盪賴各鄰邦雅念華民無疚不忍無罪授刑又因少數爲禍首之諸王大臣懲儆計於是訂定賠款四百五十兆兩每歲攤償一千五百萬兩

構成和局在鄰邦字華之意固已厚矣然自華民方面思之當時反抗拳亂甚力且有因諫爭而舍却生命者卒因諫爭失效釀茲奇禍築成高大債台負擔債務仔肩悉付齊民按期輸將迄未清了是華民不啻無罪而受罰也罰己以益鄰義有所安况係贖罪之資詎容自却但推原致罰之案由非發生於鄰邦之公意又非華民之罪過純屬少數諸王大臣愚妄之結果此則吾華民得以表白於各債權國者也蓋國家以人民爲主體前清專制時代人民幽居悶葫蘆之中無從與政界通聲氣政界人物實不足以爲人民之代表少數諸王大臣又不足以爲政治上之代表代表肇禍人民無從救正亦一無可奈何之事也而爲國家主體之華民至民國始得稍露其頭角少數權貴旣肇奇禍於前而爲主體的全體華民出而向各聯邦認過禮之正也少數權貴肇禍而嫁罪於全體華民而全體華民出而向各債權國訴明衷曲償清賠款亦分之宜也但今日中華財源困涸艱窘萬狀人民走險或流而爲盜賊其影響波及於租界國家不得已以借款還債仍是挖肉補瘡之圖際此艱危之運華民縱能出頭露面思有以償清賠款其如願闕而力不及何不得已而向各債權國懇讓庚子賠款冀輕負擔俾資進化又情理上之所有事也然內外人民於感情上雖無何種關

礙而於名義上則各以國界爲前提人民既以國家名義爲梗阻故華民對於法理上無要求鄰邦解脫債權之理由惟對於聯邦之道德上感情上則勢不得不請求鄰邦之允讓庚子賠款也計中國庚子賠款攤償期限凡三十有六載自辛丑以至於今所償約抵四分之一於鄰邦之歲入僅如毛髮之益而在中國觀之則分流浩大窮困險象因以成立以致人民顛離醞成亂胎爲講求人道者所不忍觀美先進國也最富於人道觀念憫華民之窮讓棄庚子賠款殆已數載英之文明實與美埒對於庚子賠款之棄取正在提議之間其字華之實效於茲顯著其他文明諸國對於華民之觀感諒具同情讓棄賠款之動機想能由人道上如旭日朝升燦爛而出然而未敢必者或由國家意見爲之梗阻也今者吾華民處於倒懸地位鄰邦所共知不得已以歉仄之心腸向各債權國而爲人道上之請求或亦諒此情而不之拒乎賠款之肯讓與否聽憑於各債權國國家道德上之處置若果有效華之福也民之幸也鄰之德也而地球人類競求人道之紀念亦於是乎在同人等本此意念不禁掬誠致敬聯情向各債權國懇讓今後繼續的庚子賠款敬告人羣中之道德家求同聲之相應冀贊助之殷勤進行手續當另詳之次伍君等與到會西人中之有名教士某某諸

君討論對於債權國請求之種種手續後公議先邀集在滬各國明達之士並通告全國華民合羣請求後俟第二次開會再行宣布散會已夕陽西下矣

三年五月初十日新聞報專電

駐使各得該國政府訓令對於庚子賠款有主全免者有主減若干成或免利息者有主緩期者有以已列預算不能減免者主張頗歧而酌減或緩期已得多數

西報論懇讓庚子賠款

英文京報云上海之懇讓庚子賠款會由伍廷芳王文典等發起現已成立吾人深望其能如願以償蓋中國財政之艱窘實由於各國之朘削庚子賠款其尤著也此款一日未清則重負一日難釋照條約規定今後此項賠款且逐年增加蓋去年及本年應解賠款之數爲一千九百八十九萬九千三百兩至明年則應解二千三百二十八萬三千三百兩自一千九百十六年至一千九百三十二年爲第四期自此至一千九百四十年爲第五期每年應解三千五百萬兩故賠款總數雖僅四萬萬五千萬兩而本利相加則爲七萬萬三千三百十七萬五千四百五十兩英相格雷曾謂各國之賠款無異爲中國將來添一擾亂之種子各國所以要求巨額之賠款者固欲以示懲創然將來設有他故則又將若何就賠償言固有相當之額若過爲需索是使中國永無回復之日而其改良之機會亦從此息矣同時太晤士報亦言各國聯合要求之賠款不但阻礙中國之進步并其用意亦失矣蓋拳匪之擾亂不過國內之小部分而主其事者不過政府一二之親貴今負擔此賠款者則非政府與其一二親貴而爲全國之人民也

又就賠款之額觀之英國損失最鉅聯軍到華亦以英國最爲多數然以賠款論則英國固在第四並不及俄國三分之一焉蓋俄國所得者爲一千九百五十七萬五千磅德國一千三百五十萬磅法國一千零六十萬磅英國七百四十二萬五千磅日本五百四十萬磅美國四百七十二萬五千磅義國四百零四萬磅

美國於一千九百零八年退還之額爲二百十五萬七千磅幾及原額之半當時美公使在北京宣言美政府要求賠款之初意本無若是之巨徒以賠款分配時不力爭必爲他國攘奪今請以多餘之款還諸中國是美政府所退之款爲其所約賠償中多餘者以美國之例而論英國賠款之中如有浮濫之數亦必歸還中國而不待中國之懇請中國所宜懇請者惟俄德法等國耳

又拳匪之亂本與人民無與然因政府之失而令國民負此賠款歷史上固非絕無之事惟就賠款論之難保無浮濫之處其中以俄德法爲最甚故以吾人觀之各國能以公平之道對付中國理之當然并不必侈言高義也但各國態度以中國革命欲緩期賠償不惟不見允許而革命損失又要求如彼之苛中國而欲達此目的頗似未易然美國旣倡始於前吾

知必有一二國繼之於後者今中國既自行發起則各國更宜贊成其事也

本會發起未及一月而各國贊助之聲浪充盈全球足徵二十世紀競尙人道爲亘古所不逮也推此而往世界前途大有可賀此篇係英文報繙譯出來其餘各西報當賡續譯

刊

王文典附識

● 賠償金讓與懇請運動

伍庭芳、王文典、陳國權、王誠哉氏等は過日當地に於て集會を開き支那政府が各國政府に支拂ふべき北清事變賠償金を各國に向つて讓與せんことを懇願するの運動を開始し其目的を達するが爲め目下廣く同志者の贊同を求め居れるが其の理由とする所は北清事變たるや頑迷なる清朝の諸王大臣が釀成せるものにて人民は之と諫争したるに拘はらず其效無く遂に彼の如き奇禍を來せり而して專制當時は政治上に關しては少數の諸王大臣が擅にし人民は之に關與すること能はず即ち少數諸王大臣の爲せる罰を人民が受けて此の多大の債務を負擔したる次第なり而して民國となりて始めて國家の主體たる人民は漸やく頭角を露はするに至りたるが此の人民が各國に向つて前に少數者の爲せる罪を認め又た賠償金を支拂ふことは正當のことなるが奈何せん支那は今や財源困涸し艱窘極まり人民の流れて盜賊となり其の影響は租界にも及ぶの有様にあり又た已を得ず借

款にて賠償金を支拂ふは肉を挖りて瘡を補ふと同様なり之が爲め各國に向つて賠償金の讓與を懇請するは情理上あるべきことなるも然も國家を異にする以上之を要求するの樂は有せず唯だ各國の道德上、感情上に對して勢ひ其の讓與を請求せざるを得ず賠償金は三十六年間毎年一千五百萬兩宛を支拂ふことなり居れるが今日迄支拂へるは其の四分の一に過ぎず各國の歳入に於ては僅かに毛髮の益なく而して支那に取りては分流浩大窮困險象因て以て成立し人の顛連流離すものにて人道を講求する者の觀るに忍びざる所なり先進國にして最も人道の觀念に富める米國は支那人民の窮狀を憫みて早く賠償金を讓與し文明米國と並稱さるゝ英國に於ても亦た賠償金讓與提議されつゝあり其他の各國も均しく支那に同情を有せるを以て必らず同一の行爲に出づべきか果して斯の如くんば支那の福人民の幸各國の徳なり而して地球人類の人道を請求するの紀念も亦た是にありと云ふにあり

vivement qu'elles voudront bien diminuer ces grosses dettes.

D'après le traité sino-étranger, le délai de remboursement ou des sommes à rembourser pour les indemnités de 1900 durera 36 ans; depuis l'an 1901 jusqu'à cette année, la Chine n'en a remboursé qu'un quart, et pour l'opérer, les Chinois souffrent beaucoup. Nous savons que les étrangers ne veulent pas que nos Chinois souffrent ainsi.

L'Amérique est un pays républicain: par pitié pour nous, elle a déjà refusé de prendre les sommes que les Chinois doivent lui payer pour les indemnités de 1900, ce qui prouve que les Américains sont très doux envers nous.

L'Angleterre est très civilisée et aussi bonne que l'Amérique; elle compte aussi nous permettre de diminuer le montant des sommes à rembourser. Les autres nations étrangères ont une même sympathie envers nos Chinois; nous sommes sûr qu'elles consentiront à en faire autant.

C'est pourquoi nos Chinois doivent s'efforcer de leur demander cette faveur spéciale. Si cette demande aboutit, ce sera un grand honneur pour nos Chinois et nous célébrerons annuellement une magnifique fête, afin d'en perpétuer la mémoire.—From *L'Echo de Chine* 16 Avril 1914.

Seulement ce sont les Chinois innocents qui sont chargés de payer ces indemnités. Ils paient les pots cassés par des princes et de hauts fonctionnaires en petit nombre. Et l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doivent le savoir.

Du temps de l'ex-dynastie mandchoue, la cour traitait les affaires politiques selon son opinion personnelle. Aussi ne représentait-elle pas le peuple et celui-ci ne devrait-il pas être tenu responsable de ce que faisaient les princes et hauts fonctionnaires.

Ce n'est qu'après l'installation de la république que le peuple a pu commencer à participer à la politique.

Puisque jadis les Chinois s'étaient chargés de payer les indemnités des troubles des boxeurs organisés par les princes et hauts fonctionnaires en petit nombre, naturellement, maintenant ils doivent les payer complètement pour être quittes envers l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Mais actuellement, la Chine est très pauvre; de nombreux Chinois se font pillards, brigands et voleurs et se livrent au désordre même dans les concessions étrangères. Ne pouvant pas rembourser ces grosses dettes, la Chine est forcée d'emprunter aux étrangers une énorme somme destinée à le faire; c'est un très grand malheur pour les Chinois. Leurs dettes deviennent de plus en plus considérables; ils ne peuvent s'empêcher de demander aux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d'avoir la bonté et la générosité de diminuer les sommes à rembourser pour les pertes de l'an 1900, afin de soulager leur fardeau.

Mais cela ne dépend pas seulement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il est utile que le peuple chinois le demande aux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c'est pour cela, estimant que l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ont grande pitié d'eux, que les Chinois osent leur réclamer ce privilège, en espérant très

Discours de M. Yang Veng-tieng, l'un des fondateurs de l'association chargée de demander aux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de ne plus recevoir les indemnités des boxeur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république chinoise et l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deviennent de plus en plus étroites. Ceci prouve que les nations du monde connaissent l'humanité et sont entrées dans la période de la civilisation.

Seulement les traces des troubles des boxeurs de 1900 n'ont pas encore été effacées et la Chine qui est aux prises avec les difficultés pécuniaires n'a pas les fonds disponibles pour payer les indemnités étrangères.

Les princes et fonctionnaires de l'excour mandchoue Tsang-chiong, Tsai-yi, Yu-yeng, Siu-tong, etc., avaient fomenté les troubles des boxeurs. En offensant l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ils portèrent beaucoup de tort au peuple.

Ces princes et hauts fonctionnaires diaboliques avaient excité les boxeurs à attaquer les légations étrangères et à massacrer des étrangers pour provoquer l'indignation des nations étrangères. Les troupes alliées avaient alors pénétré à Pékin et à Tientsin, semant la panique dans ces deux villes.

Sachant bien que quelques princes et de hauts fonctionnaires, en petit nombre, seuls, avaient motivé ces troubles et par pitié des Chinois innocents, l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avaient accepté des indemnités s'élevant à 450 millions de taëls. Vraiment elles avaient été très indulgentes envers nous.

the Powers to reduce or remit the amount of indemnities they have exacted from China on account of the Boxer Trouble of 1900, appears to be well supported. Beside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supporters which the Society has now gained, Mr. Wang Wen-tien has succeeded in obtaining a promise of unconditional support from Mr. Medhurst of Great Britain, and Mr. Chen Kuo-chuan, Secretary of the Anglo-Chinese-American Friendly Association, has introduced an Officer of the Austrian Army who has given his hearty approval also. Mr. Chen has undertaken to write to Dr. Macklin of Nanking and Mr. Thwing of Peking, asking for their sympathetic and helpful co-operation.—From *North-China Daily News*, 24 April 1914.



our people. It will display the virtue of the powers and serve as a monument to testify as to their having attained a high humanitarian standard. We hope that the powers concerned will listen to this sincere and respectful appeal, and will see their way to withdraw the claims for the Boxer indemnity. We also beg for the support of all those who have the spirit of Humanity and who would like to assist in this movement. Further details in regard to the carrying out of this object will be announced later on.

BOXER TROUBLE INDEMNITY.

Messrs. Wang Wen-tien, Yu Sheng-ting, Chow Ching-chuan and other prominent Chinese merchants have just started a movement in which it is proposed to appeal to the various powers concerned to deduct certain amounts from the indemnity connected with the Boxer trouble of 1900 as was done by Americans. A long announcement has been issued for circulation throughout China in which the Manchu princes and nobles are severely blamed. Influential Chinese including Dr. Wu Ting-fang, Mr. Chen Kuo-chuan and others have consented to support the appeal, while some foreigners have been invited and agreed to assist. A preliminary meeting took place on the 13th inst. at No. 19 Burkill Road and it is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1,000 leading Chinese have joined this movement.—From *Shanghai Mercury*, 16th April, 1914.

BOXER INDEMNITIES.

The Society, promoted by Dr. Wu Ting-fang, Messrs. Wang Wen-tien, Yu Sun-ting and others, to appeal to

of their claims. We therefor shall base our appeal on the grounds of morality and good will.

The period fixed for paying the Boxer indemnity is 36 years and from 1901 up to the present, we have paid about one fourth. Although, this sum may appear very small to the powers concerned, yet its effect on China is tremendous and creates much misery and suffering among our people which no one with a humanitarian spirit could bear to se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e advanced in learning and have the spirit of humanity very high. A few years ago, they withdrew their claim for the Boxer indemnity and now the English people who are equally advanc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e thinking of doing the same.

The sympathy of England towards China is very apparent and other civilized nations, we presume, have the same feelings. It is hoped that the movement for relinquishing the Boxer indemnity will grow and become brighter and brighter like the early sun shine as it is based upon the best humanitarian lines. The only fear we have is that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of the powers may prevent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of these high motives. At present China is almost upside down and this fact is well known to foreign powers. We can therefore only make this apology and appeal on the grounds of humanity. We hope that the powers will pity our poverty and grant our request from these highest motives. Of course, it is for the powers concerned to decide whether this request is acceptable on the grounds of morality, but should they agree to meet us, it will be a blessing to China, and bring prosperity to

is our explanation to the powers to whom the debts are du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eople are the elements of a nation, but during the time of the Manchu Autocracy, the people were placed entirely in darkness and had no opportunity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officials. The latter did not represent the people and the few Manchu princes and high officials also did not represent even the whole class of officials. Hence the people were powerless to stop the trouble when the Manchu princes and officials brought it about. When however the New Chinese Republic was founded, the people at last were able to take some control of their own affairs, and therefore they can now apologize for the past crimes of the Manchu princes and nobles who brought our country into disgrace. It is also their duty to explain their positions to the powers concerned about the payment of the indemnity for the crime committed by these princes and nobles.

But during the present financial crisis, some of the Chinese have become robbers and thieves which result has also affecte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Our Government is compelled to make loans for the payment of the said indemnities; but the method is only like "Cutting ones own flesh to fill up the holes left by small-pox." While the people are anxious to pay off the indemnity, yet they are not able to carry out that they wish to do. For these reasons we are perhaps justified in appealing to the powers concerned to withdraw their claims for the indemnity of 1900 in order to lessen our burden.

Although the people of the various nations are friendly towards each other individually, yet as nations, their governments create differences and barriers which prevent us from making the appeal legally for withdrawal

without any reason; and foreigners were murdered. For these actions, the powers were angry and sent allied troops to Peking and Tientsin which at that time were greatly disturbed.

It was however due to the kindness of the powers in considering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innocent, that they did not wish to punish anyone who was not guilty. Besides this, the powers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as a punishment inflicted on these Manchu princes and high officials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trouble, it was agreed that an indemnity of Tael 450,000,000 should be paid by instalments with interest thereon, and peace was accordingly restored.

Judging from the above, the attitude of the powers was apparently very sympathetic; but on our part, we Chinese had not only at the time of the trouble strongly protested against the Boxer movement; but some were put to death because they had blamed the Manchus for the trouble. It was on account of these protests failing in their object that this calamity was brought about and a "high and big tower of debts" was built upon the shoulders of the people. Since then, though payments have been made from time to time at due dates, the whole debt has not yet been entirely paid off. We Chinese people are therefore being punished although we are innocent. We have no objection to suffering for other countries if it benefit them, and we cannot object to payment as the indemnity was for crime committed. Upon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these claims, we however, noti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ere not unanimous in their claims, nor was the crime admit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It was entirely due to the foolish and stupid action of a few of the Manchu princes and high officials above named, and this

TRANSLATION

CHINESE ANNOUNCEMENT OF MOVEMENT FOR APPEALING TO THE FOREIGN POWERS TO GIVE UP THE BOXER INDEMNITY:

Lately, the friendly attitude of Chinese people towards the foreign powers is increasing,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ympathy of the powers towards China is also more sincere. This is really a world wide movement for mutual help on humanitarian lines. We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and therefore how careful and diligent must we be to exert ourselves in order to meet the kindness of the friendly powers which are so anxious to help us. It is a matter of which no Chinese should lose sight.

But as the barbarous crimes committed in 1900 have not yet been washed away, how can we, with our present financial inability to pay off the indemnity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do away with the bad memory, face the powers to which the money is owed? When we speak about this question, we cannot but feel bitter against the late Manchus, such as Prince Tsai Hsuen, Prince Tsai Chi, ex-Governor Yu Hsien, Minister Hsu Tung and others who foolishly brought about this great calamity and thereby not only offended the friendly powers but also ruined our people.

During the year 1900, the above named princes and high officials of the Manchus shamelessly and mischievously created the Boxer trouble; the Legations were attacked



A FINANCIAL NIGHTMARE.

The Foreign Incubus:—

“Why don't you get up, and try to be a man?”

Voice from Beneath:—

“Well, get off my chest and give me a chance!”



FROM THE

NATIONAL REVIEW

報 西 論 公 國 中

19 APRIL 1914.

